

两岸洋溢旗袍风

——谈张爱玲和白先勇小说中的旗袍

张 啸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摘要: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旗袍作为作品中人物的服饰而反复出现。本文以大陆作家张爱玲和台湾作家白先勇为例,通过整理、分析这两位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作家在作品中描写的旗袍,来探讨、比较身处不同地域的作家在旗袍的描写、运用上有哪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从而在深层次探讨旗袍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关键词:张爱玲;白先勇;旗袍;比较

旗袍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传统女装,富有浓郁的民族韵味。旗袍的设计构思巧妙、结构严谨,造型质朴而大方,线条简练而优美,能充分体现妇女形态、产生女性人体曲线的自然美。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旗袍作为作品中人物的主要服饰而反复出现。在此,我们以大陆作家张爱玲和台湾作家白先勇为例,通过整理、分析两位作家在作品中描写的旗袍,来探讨、比较身处不同地域的作家在旗袍的描写、运用上有哪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张爱玲和白先勇都有着显赫的家庭出身,相似的生命体验使两位作家笔下的作品也带上了一些相似的地方。首先,在故事人物设置上,两位作家大都选取女性为主人公,并对女性的外貌进行详尽的描写;其次,在故事情节上,两位作家都观照女性在家中、社会中遭受的不幸命运,故事多以悲剧结尾。再次,在选取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时,两位作家都把故事放在上层社会,描写上层社会中的人和事。以上的相似之处为旗袍这一服饰出现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提供了诸多有利的条件。

张爱玲和白先勇描写的人物形象多出身上层社会或是富贵之家,如官宦之妻、富商之妾、当红的妓女等等。在表现这些人物的时候,两位作家在对其进行语言、神态、行为等必要描写的同时,也不约而同的选择服饰来凸显人物的特定身份。而这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旗袍。张爱玲的小说《琉璃瓦》,讲述了一个靠嫁女敛财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姚先生有七个女儿,一个比一个美。姚先生花尽心思让她们嫁入豪门从而实现为自己敛财的目的。在描写姚先生几个女儿的时候,张爱玲写到了几个人的衣着。已嫁给印刷所大股东独生子为妻的大女儿静静在三朝回门时,“卸下了青狐大衣,里面穿着泥金缎短袖旗袍”¹。这和尚未出嫁的三小姐心心“那藕色绣花纱旗袍”形成了鲜明对比。青狐大衣和泥金缎旗袍显示出静静出嫁后身份的高贵,藕色的纱旗袍暗示出此时的心心还是一个单纯的少女。两者身份的不同正揭示了姚先生以嫁女为敛财手段的用心。在白先勇的名篇《游园惊梦》里,主人公钱夫人为了参加宴公馆的晚宴精心准备了一番,但却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钱夫人穿了件墨绿杭绸的长款旗袍,“她记得这种丝绸,在灯光底下照起来,绿莹莹翡翠似的,大概这间前厅不够亮,镜子里看起来,竟有点发乌。”²而晚宴的东道主窦夫人则是“穿了一身银灰洒朱砂的薄纱旗袍,足上也配了一双银灰闪光的高跟鞋,右手的无名指上戴了一只莲子大的钻戒,左腕也笼了一副白金镶碎钻的手串,发上却插了一把珊瑚缺月钗,一对寸把长的紫瑛坠子直吊下发脚外来,衬得她丰白的面庞愈加雍容矜贵起来”³。通过两人的旗袍我们可以发现,此时失去丈夫孑然一身的钱夫人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风光,原本翡翠似的墨绿旗袍已经变得发乌。而窦夫人风头正劲,银灰洒朱砂的薄纱旗袍衬托出她的妖娆风韵,珠光宝气的首饰更显示出她此时的高贵。通过旗袍,读者可以对两人的身份有更直观的认识。通过旗袍来凸显人物的身份是张爱玲和白先勇共同的表现手法之一,这种方法既传神地刻画了人物的神韵,又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示人物的身份和地位。

在张爱玲和白先勇的小说中,常常通过同一个人物的旗袍发生的变化来暗示这个人的命运正发生着改变。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叫葛薇龙的女孩子形象。在故事中,葛薇龙由一个单纯、天真的女学生逐步蜕变成男女交际场上的高手。这一人生命运的变化在葛薇龙的服饰上也有明显地体现。葛薇龙第一次到梁太太家时“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

服,翠蓝竹布衫,长及膝盖,下面是窄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然而葛薇龙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的爱时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发觉得非驴非马”⁴,此时的葛薇龙还是一个纯真的女学生,虽然爱美但并不会修饰自己。当她住到梁太太家之后,经过梁太太的调教逐渐发生了变化,她开始利用参加唱诗班的机会寻找自己的意中人,于是葛薇龙在参加练习时穿的是“一件姜汁黄云朵绉的旗袍”⁵,此时的她虽然还带有学生的羞涩心理,但已经注意在公开场合显露自己了。当葛薇龙开始和乔琪乔约会时,她“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⁶,磁青色的薄绸旗袍既衬托出自己肤色的洁白,又可以很好的显示自己少女的身材,肯定是初次约会的最佳衣着。此时的葛薇龙已经懂得如何赢得男人的欢心。通过葛薇龙衣着颜色、款式、质地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少女性格、命运变化的轨迹。在这方面,台湾作家白先勇的《谪仙记》也堪称杰出的典范。故事讲述的是女主人公李彤那充满传奇和悲惨的一生,这一生也贯穿着不同样式的旗袍。1946年李彤和其他姐妹一起出国时,不约而同的都穿起红色的旗袍。其中李彤的旗袍“红的最艳”⁷,这大红色的旗袍显示出年轻的李彤那充满青春活力、热情奔放的心灵。当“我”见到李彤时,她“那天穿着一袭银白底子飘满了枫叶的闪光缎子旗袍,那些枫叶全有巴掌大,红得像一球球火焰一般”⁸。银白底子配上大红的枫叶,这亮丽的颜色可以显示出李彤那与众不同的气质,但是大红的枫叶也暗示出此时的李彤已是最后的光鲜,正如枫叶一样,虽然红艳,但也离凋零不远了。果然,当“我”再次见到李彤时,“她那一袭绛红的长裙,差不多拖跌到地上,在灯光下,颜色陈暗,好像裹着一张褪了色的旧绒毯似的”⁹。此时的李彤已经耗尽了精力,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没过多久便自杀了。白先勇利用旗袍的颜色来暗示女主人公的生命力,可谓是匠心独运,凸显了李彤这位“谪仙”凄美的一生。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选择旗袍作为作品中人物的主要服饰这一方面而言,张爱玲和白先勇有着较为广泛的一致性。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生活在台湾的男性作家,白先勇能够自觉使用中国传统服饰旗袍作为自己写作的内容之一,体现出了作家身后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割舍不断的乡土深情。

注释:

- 1.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203页。
- 2.白先勇:《白先勇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3月第3版,第096页。
- 3.白先勇:《白先勇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3月第3版,第097页。
- 4.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2页。
- 5.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20页。
- 6.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25页。
- 7.白先勇:《白先勇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3月第3版,第046页。
- 8.白先勇:《白先勇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3月第3版,第049页。
- 9.白先勇:《白先勇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3月第3版,第058页。

参考文献:

- [1]白先勇:《白先勇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3月第3版
- [2]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 [3]白先勇:《蓦然回首》[M],尔雅出版社,1978年版
- [4]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M],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 [5]熊浩:《旗袍》,在《色戒》的小说与电影之间[J],电影评介。
- [6]邢宇新:《旗袍趣谈》[J],科普与趣闻,1999年2月

作者简介:

张啸(1987—),男,山东省莱芜市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作家作品。